



毒路

张 力●著 鹭江出版社

毒路

张 力●著 鹭江出版社

〔闽〕新登字 08 号

毒 路

张 力

*

鹭江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厦门市莲花新村香莲里 15 号 邮编 361009)

福建省矿业技术开发中心激光照排

福州东南印刷厂印刷

(福州市晋安北路 85 号 邮编 350011)

开本 787×1092 毫米 1/32 12.375 印张 2 插页 257 千字

1996 年 10 月第 1 版

1996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—1000

ISBN 7-80610-373-2

I·79 定价: 14.50 元

如有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寄承印厂调换

第 一 章

公元 1925 年春。

这天正是元宵。巨大的西班牙“骑士潘”号货轮一路拉着汽笛，缓缓驶入厦鼓海峡。开始放下锚链时，那船头和船尾的长距正好跨接了厦门第三、第四、第五这三个码头。这三个码头恰恰是厦门“三大姓”中“丙洲陈”的地界，于是陈氏的汉子们立时欢呼着，从各个栈房、各个驳碇口冲出，撑船的、扛跳板的、抬帆布的、盘大索的、布网簪的，热热闹闹，咋咋唬唬。

不及一刻，那些素以“头起英雄”著称的栈房贴笈手们，早已摆着舢舨，紧随那海关的关艇，靠上了那巨轮，并开始使用链锤、搭钩，飞快地往船上攀爬。根据码头上的规矩，哪家栈房贴笈手贴的货笈多，那家栈房工人搬的货就多，收入当然也就多了。可是今天偌大的一条万吨大船，急什么？真可以“撑”死大家了！天作之美啊！

那些管帐的更是将算盘甩得“啪啪”作响；大把头、小

把头们纷纷挪出张小方桌来，将工签筒子一一列齐。万事俱备，只欠东风了！

大约过了一个时辰，海关的铃子手们回岸了，货轮上的洋帮办和一帮洋水手也划着快船登岸了。立时，一艘艘驳船开始在货轮和码头之间穿梭，几百条大汉开始扛起一包包一袋袋一箱箱货物，在跳板上吆吆喝喝、上上下下。渐渐地，这一切汇成了一幅极热烈的画面。

近黄昏时，有一艘落了帆的大舢“咿咿呀呀”地摇进了第四码头，塞在那些卸货装货的大驳小驳之中，磕磕碰碰地仍是硬往里挤。一阵叫骂之后，那些豪声粗气的码头工们似乎认出谁来了，一下子敛了不少声息。那些驳船小艇，也纷纷往边上撑去，让出了一条宽宽的水道来。

大舢不慌不忙地靠上了岸。等到船索牢牢地套上驳碇，跳板铺得稳稳当当之后，就看见舢艇的小屋舱里走出个胖大汉来。

“陈皮爷！”有人叫出声来。

陈皮爷依然穿着那身宽大的黑色府绸衣裤，上衣开畅，迎着海风“呼啦啦”地扑打着肥坦坦的大肚皮。他用那双凶狠的大牛眼扫视了岸上这几百号人一眼，才大踏步上了跳板。

“阿楚！”又有人叫出声来。

陈皮爷身后跟着走出高大强壮的青年人，英气勃勃的脸上带着几分冷峻，几分嘲弄。大家都知道阿楚是陈皮爷的女婿，也是丙洲人氏，按照“懿美裕后坤”的辈字排，他属美字辈，大名陈美楚，父亲就是当年威震石叻坡的大英雄陈懿栓。按理说，阿楚还是陈皮爷三堂内的堂侄儿，只因娶的是

陈皮爷的养女阿璇，才没犯上“同姓通婚”的族禁。都在传说陈皮爷要将陈氏“大家长”的位子让给阿楚，又都在传说他们两人常常意见相左，几近反目。今天这翁婿俩一起从二十里水路之外的陈姓老家丙洲岛赶来，必定有什么紧要之事。

岸上的人悄悄嘀咕之间，大船里又跟出了那众人十分熟悉的美龙、美虎、美豹、美彪四名丙洲枪手。世道稍见太平，所以他们没有公然地扛着使惯了的汉阳步枪，只是那腰掖里头露着把手枪柄来。

“看今天这气色，不起风也要闹潮了。”那个专门点货的矮五子一捋裤头，十分把握地说。

陈皮爷和阿楚谁也不打招呼，竟直朝洪本部路头的“丙洲自治会”方向奔去。

美龙他们四个也不吭气，只是跟码头上干活的这些宗亲族谊、叔伯兄弟们匆匆点过头，就急急地追陈皮爷他们去了。

干活的人大多停了手头的活计，呼三唤四地跟了些路。后又想起这大船上的大宗货包，才回头来继续干活。

二

老辈厦门人都知道，直正的郑成功的水操台不在鼓浪屿的日光岩上，那只是个瞭望台、信号台。真正的水操台就在二十四崎。那时的二十四崎其实是个有二十四级石阶的古码头，码头上筑有一个大土台，郑成功操演水师时就站在这土台上。面前波涛万顷，身后百将林立，这位千古人杰一声令下，立刻艤舳万千列队如彩龙穿云，精兵悍将嘶吼如山呼海

啸，旌旗蔽空，刀枪如林，炮火纷纷，硝烟滚滚，好一副气吞山河的大气势。

而现在丙洲人聚居的洪本部一带，原来是郑成功部属洪旭大将军的水师右营驻所，与二十四崎成一条左右照应的联防线。这“丙洲自治会”么，正是在当年这员枭将官邸的地基上建造起来的二层大屋。原先这屋外是一片海滩，一列栈房，码头也一律是花岗岩条石所砌。自古厦门人就习惯将码头称作路头，因为在海岛上，每个码头都是一条道路的起点。当年的丙洲先人们从同安丙洲岛鼓棹而下，倚仗厦门商运良港、通连四洋的天作之势，以船运、搬运为衣食手段，从此立足厦门，正是在这洪本部路头上起始的。后来广东人周省南做了厦门城建局长后，广集侨资，请荷兰人填海造堤，筑就了一道笔直数里的像模像样的新码头区来。从此，与来自各个地域各个种姓的码头势力年年征战，不知过了多少年，这些强悍的“丙洲陈”才终于立下脚来，占据了第三、第四、第五码头，与当时势力显赫的石浔吴、后厝纪并列称为“厦门码头三大姓”。

兴许由于洪本部这地界本是洪大将军运筹帷幄、调兵遣将、出击厮杀的场所，这苍烈枭勇的地气使本来就强悍豪强的丙洲人也如那兵勇将尉一般，斗志十足。每每与其它地方势力有个摩肩擦踵的，必得倾巢而出，打个天昏地暗，见了分晓，方才罢手。这“丙洲自治会”，自然成了在厦门的陈氏宗姓对内施纲行典、对外秣马厉兵的总指挥所了。

做为“丙洲大家长”的陈皮爷一踏入这“自治会”，自然有了一种三军统帅的感觉。

“把那些个打头的管事的，统统给我叫进来！”陈皮爷掩不住那一脸怒气，进门往那红木长案边的太师椅上一坐，立刻指着绰号叫“杠狗”的陈懿平下令。

陈美楚仍是那一脸冷气，也在长案的另一边坐下了。那美龙美虎美豹美彪四个，都按着枪把子分列站了。

杠狗跑出去不一会儿，那些在码头上做工的，在家杀棋的，在街上逛荡的大小头目们纷纷进了厅堂。打过招呼后，看看陈皮爷并不发话，他们只好一旁站定，也不吭声了。

“那个铁头呢？铁头陈裕雄呢？”陈皮爷鼓着眼把厅堂里这三五十条汉子睃过一遍，忽然发问。

“他、他——”杠狗有些着急，双手比划，却讲不出来。他高大肥胖，却手脚麻利，且有几分勇力。由于好吃狗肉，常常套狗杀狗，所以就被叫做“杠狗”了。厦门话将狠狠敲击叫做“杠”。

“他什么？叫！”陈皮爷脚一沉。

“他生病了，不，不好叫。”杠狗低着头说。

“生病？生病也要抬来看看！都要来！”陈皮爷大掌往八仙桌上一搭。

杠狗急忙一闪身跑了出去。

过了一阵子，那铁头陈裕雄就进来了，笑吟吟的：“皮爷，找我有事？”

“铁头？你铁头怎么成这模样了？”陈皮爷不看还罢，一看不觉倒抽了一口凉气。果然！果然！半年前还一身腱肉、目光如铁、整天想惹事生非的铁头陈裕雄哪里去了？那个整天用头撞击沙袋，在厦门路头上被称做“没命野猪”的铁头陈

裕雄哪去了？如今站在陈皮爷面前的这个陈裕雄，眼见着人整整消去了三五圈子肉！他面色灰黄、眼放青光，一双大手老是不安地搔搔胸脯，抓抓脖子，稳不住神来。在厦门的码头上，他一向是陈皮爷最得力的猛将，不仅蛮力足，拳势好，枪也打得很准。

“我刚要躺下，听说您老来了，就……”铁头还是笑吟吟的。

“你——病了？”陈皮爷盯了他好一会儿，才收回目光，问。

“我？我没病！看，这不好好的！”铁头赶紧用拳头猛捶几下胸脯，“咚咚”的几声，排骨被捶得挺响。

杠狗赶紧在一旁咧嘴眨眼，但都来不及了。

“皮爷，你要冲哪打哪，我还是在前面！”铁头雄赳赳地叫了一声，但底气的确大不如前了。

“你——怎么这样邋遢了？原来那身洋装呢？”陈皮爷又沉吟了半晌，才问。

“我，”铁头低头看看自己这身油渍渍的灰布汉装，脸一下涨得通红。他是个很爱赶派头的人，除非做工或跟人打斗，只要出门，都穿洋装。“我、我那套白色的——卖了。黑色——也、也卖了。黄色的那套么，好像还在，前天……”

陈皮爷没有再听下去，扭头对美龙美虎说：“你们俩去街面上，给我叫两担发糕来，茶水也打几桶来。今天我们要商议要紧事，就在这里头随使用饭了。”

“阿楚，今晚打谁去？”铁头悄声问阿楚，阿楚仍是一声不吭。

陈皮爷又对美豹美彪说：“枪拔出来，给我把这厅堂门守

住，谁也不许进，谁也不许出。虽都是自家人，谁抗逆了你，你开枪照打。”

众人的脸色都变了，呆呆地看着面无表情的美豹美彪两个打开了枪机头，在厅堂大门两旁站定。

陈皮爷也不说话了，只是一盏一盏地呷着茶。

三

等到美龙美虎挑着两担发糕进了“自治会”时，天色已经差不多全暗了。陈皮爷吩咐撤亮所有的电灯。

“皮叔，外面站满了咱们丙洲的兄弟，都在问出什么大事了？”美龙说。

“这样也好，告诉他们，进来的就不许出去。”陈皮爷吩咐了一声，领头拿起一块发糕大嚼起来。

“吃，都吃！”他抬起头扫了大家一眼，于是厅堂里的丙洲汉子们也不客气了，拥上前去抓发糕就吃。

铁头陈裕雄看看这势面，也去拿起一块发糕，立在陈皮爷身后，边嚼边问：“皮爷，到底什么事了？我想是要和谁开战了是吧？”

陈皮爷哼了声：“和自家人开战。”说毕，又拿起一块发糕：“吃，都吃！等下还有你们花力气的地方！”

大家又都纷纷去抓那发糕，一屋子大嚼大咽的声音。接着，又一屋子的灌水啜茶的声音。后来，渐渐地就安静下来了，人人都拿眼睛盯着陈皮爷。

陈皮爷仍是一声不吭，坦着肚皮方方正正地坐着。

人人又拿眼睛盯着阿楚。

阿楚略略低了低头，避开了众人的眼光。

“皮爷，要议什么大事，您老就快说罢。”铁头又俯在陈皮爷耳边问，那神情不像平常大大咧咧的样子。

那几个在路头上稍有头脸的，也凑近前来。

“不急，等下再说。”陈皮爷挥了挥手。

吃过了，喝过了，人的神情也就松开了。看看陈皮爷似乎火气不大，他们站的姿势也跟着歪了、斜了，有几个没椅坐的干脆坐到地上。开始有人小声嘀咕起来，“嗡嗡”响成一片。有人点起纸烟，有人自家找茶盏冲茶，这厅堂里霎时间暖烘烘的，给人一种松松坦坦、自自然然的家里气氛。

陈皮爷终于也松开了姿势，一只手搭在八仙桌上，一只手又在那肥肚皮上一下一下地搓着。

虽然美豹美彪还提枪在厅门口站着，但是大家已不太把他们当一回事了。

只有阿楚的脸上依然带着冷冷的笑意。

有人打起了呵欠。一下子，厅堂里跟出了一片呵欠声。

天色越发暗下了。陈皮爷掏出银链表看了看：七点钟。他扫了大家一眼，跟着也打了一个长长的呵欠。

一下子，厅堂里又是一片响应之声。

这时，铁头又凑到陈皮爷身边：“皮爷，有什么事您就快些吩咐吧。我们办完了好回家，家里还有些朋友等着喝酒呢！”

“不急，不急，”陈皮爷又挥了挥手，“在我身边坐下。”

铁头在陈皮爷身旁坐下后，跟着也呵欠连天起来。几个呵欠出来后，连眼油、鼻涕、口水都跟出来了。他显得有些

紧张，用袖管抹了抹脸，又对陈皮爷说：“皮爷，您说，我出去撒泡尿行么？”说毕急急站起身来。

“慢着，”陈皮爷瞄了他一眼，大声吩咐：“美虎，去外头提两只大桶来，要尿就都尿在这里边！”

陈美虎应声跑了出去。

“皮叔、皮爷，这，这不太好吧？”铁头陈裕雄的脸色更难看了，额角开始冒出细细的汗珠来。

“有什么不好的？一人一条，都一样！”陈皮爷“嘻嘻”干笑两声，又回头搓他的肚皮去了。

那两只大尿桶摆在厅堂角边，许久了，才有个杠狗站到那里孤零零地洒了一小柱。

铁头陈裕雄一次又一次地打着呵欠，一次又一次地用袖管抹着眼角，他像在努力地支撑着，在痛苦地和一个不具形的魔怪争斗着。

“皮爷，求求你，让我出去一下，只出去一下！”他忽然又扑到陈皮爷面前，抖着嘴唇哀求着，两眼青愣愣的有些怕人。

“不行。”陈皮爷不看他。

铁头悻悻地退下，忽然抬头盯着阿楚：“阿楚，我救过你两次命！你帮我说一句好么？让我出去一下就进来！”

阿楚把脸转一边去了。

突然，铁头有些站不住了，两手抖索着，无力地按着八仙桌的桌角，禁不住一声一声地呻吟起来。

“嗯？你怎么了？”陈皮爷转过脸来，那对牛眼睛渐渐地鼓起来了。

铁头已经控制不了自己了，身子重重地滑到了地上，像条被扔上岸的鳗鱼一样扭呀、挣呀、翻呀、转呀。他努力伸出一只手去拉陈皮爷的裤管：“皮爷，救我，救我！让我抽上一口，只一口！只一口！”

阿楚和陈皮爷相视了一眼。

陈皮爷忽然呼地站起身来，脚一踢、脸一沉，桌子一拍：“我等的就是你招这个供！败名啊，败名啊！”

铁头用死鱼一样的眼盯着陈皮爷看，那手缓缓地松开了。忽然，他挣扎起来，不顾一切地往厅堂外头跑。可是美豹美彪一人伸出一只手，死狗一样地把他拖回来了。

“捆了。”陈皮爷沉沉地吩咐了一句，眼睛看一边去了。

这时候，立在厅堂上的汉子，忽然相继也软下了几个，跟铁头一样地扭啊挣啊的，到后来也肆无忌惮地哼了起来，不要命地往外头撞，往外头跑，但是一个个被推了进来。

陈皮爷脸一横：“还有几个上瘾的？统统站到中间来！省得我再陪下去！”

支支吾吾了一阵，从人堆里又期期艾艾地站出了七八个来，有的尚还精神，有的却已东倒西歪，有些挺不住了。

“败名啊！败名啊！”陈皮爷眼圈真有些红了，“自这大烟土进了中国来，谁个因为挨了它落个好结果的？谁？自十年前大帅明令禁烟以来，虽是国民气概略有振作，可这违禁之事总是稍纵即兴，我早听说，近年来不断还有人暗渡陈仓，行恶不止！我们厦门地处通洋要港，天下什么奇事奇物见不到？更何况那小小的烟土？这正是我所日日担心的啊！”陈皮爷仰头望着大梁，许久许久开不了口。那些挣扎吵闹的鸦片鬼们

都被镇住了，一时没再吱声。

“一个宗族，一个种姓，只有身强力壮，气足神勇，才能立于天地之间。你们都知道，原先在厦门各大路头上，有整整三十七姓争雄。现在所剩多少？我们丙洲陈，不就是靠着一身气力，才在这码头上站住脚的吗？可是现在你们看看，才这么五十个人，就软倒了十来个！这样下去，我看不足一年，我们的子孙会连个吃饭的地方都没有了！”一番话，说得陈皮爷自己都鼻子塞塞的，满堂也一片唏嘘之声。

又静了好一阵子，忽然铁头从地上挣坐起来，他一头虚汗，双膝跪地：“皮爷，我们都知罪了，我们改就是了！只是，只是今晚我实在熬不过去，生不如死啊！皮爷，今晚无论如何让我再抽一口，我慢慢改了就是……”

“皮叔，我们实在受不了！让我们今晚再抽上一口，明天我们一定改！”

“是啊，明天就改！”

……

鸦片鬼们参参差差地附和着、哀求着。

“好话已经说尽了，看来你们真是没救了！”陈皮爷狠狠地扣上了衣扣，喝道，“来人！把这些败家子统统捆了，抬出去游街！让全厦门百姓看一看，也好讨个公道。看政府是真个禁烟，还是假个禁烟！”

“皮叔啊，不能啊！”

“皮爷，免了免了呀！”

……

一片哀嚎声中，捆人的和被捆的滚成一团。

美龙过来对着陈皮爷耳边问：“怎么抬？”

“怎么抬？去卸几副门板！”陈皮爷背着手叉着腿，一副大战在即的样子，“把外头看热闹的弟兄们留住，一起走！”

又是一阵哀嚎，一阵喧哗，这支队伍就开拔了。

“你，怎么不走？”陈皮爷忽然回头指着仍在厅堂里坐着的阿楚问。

“走？有用么？”阿楚站起身来。“要走，就得和后麝纪，和石浔吴，和广大受害的工人兄弟一道走。否则，你是翻不起浪的。”

“呸！”陈皮爷火了，“又来了！又来了！近来一口的乱党行话！你不去拉倒，等着看，我明天定在厦门名声大震！”

“准是那个毛脸教坏你的！这毛脸，我回丙洲岛立刻拿他祭祖……”陈皮爷骂骂咧咧地出了“自治会”。

阿楚望着他的背影，不觉涌出几分不安。自己将有些丙洲人抽鸦片的事情告诉了他，等于点了大火。陈皮爷开张的事，是极难收回了。

第二章

大同路口，元宵踩街的队伍正行进到雅波咖啡店门前。人马未到，这里早已是人山人海，长脖子长头地争着来看。

“来了！来了！”人们兴奋地叫着，传着。

烟雾腾腾，火光闪闪；鞭炮纸花如泼溅的浪花般散落下来。一块镶了绣边的大横匾在队伍前头开路。横匾上书写了“厦门总商会”五个大金字。在厦门，历来大节大庆都是由财大气粗的总商会来筹办的。

大匾后面是十辆上了新漆的黄包车，每辆车上都坐着一位商会要员或侨界人物。他们披红挂彩，不停地向街道两旁围观的人众拱手作礼。

在商侨界名要之后，就是刚刚兴起的西洋乐队了。他们一色白衣白裤白帽白手套，肩上镶着黄金穗子。随着洋指挥那杆神出鬼没的枪头指挥棍，乐队奏出了一种厦门百姓还不很习惯但的确很雄壮的乐曲来。

西乐队后头，自然是操兵队了。去年四月刚刚换上了海

军掌权，所以操兵队是新到任的漳厦海军警备司令部司令林国赓亲自点派的，足足有六十人，一色的白装，齐齐地扛着上了刺刀的长枪，很是威风。紧跟在他们后边的，就是十二面绣了鳞片的彩色三角大旗，由十二名彪形大汉掌杆，一路舞动。每杆旗尖上照例都扎着榕树枝。那些墨绿的枝叶随着翻江倒海的旗势，发出“修修”的呼啸声，引来一阵阵叫好声。

旗阵后，自然是鼓介车了。两辆板车上各坐着三五个拉弦的敲鼓介的，自家摇头晃脑地敲着、拉着，如痴如醉，如幻如梦，把大街两旁的闺女媳妇们逗得目迷眼花。这些拉琴敲鼓的都是些风流骨头，每每这种踩街或庙会之后，都会弄出几个冤家故事来。

看热闹的人越来越多。那些鲈鳗*们专往女人堆里挤钻，弄出许多吱吱叫声来。

时时有有人在呼唤走失的小孩；不时有人忽然恶斗起来。可是谁也顾不了这些，只是一门心思地争看这一年中难得几回的大热闹。

小旗队过去了。舞龙队过去了。扮戏子的终于来了。

这是最最叫人兴奋不已的。传统芗剧中的一出出常戏，一组一组地由各路戏班子和各家妓院给扮出来了。一时间环佩叮当，香脂红粉迷人耳目。

“好！”“好！”……

人群中喝彩声连连。

* 鲈鳗：厦门人称流氓无赖为鲈鳗。